

随笔

书院深深

□张建光



靖德集大成,编成了洋洋大观140卷本。《朱子语类》不失为学习朱子思想的最好教辅。书中的问答方式也是书院教学的一种好方式。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是朱子《观书有感》诗的第二首,讲的是读书之法。第一种读书不得法,未下苦功,学不对路,犹如水浅时推移搁浅巨舰;第二种读书得法,痛下苦功,方法到家,如同春水涨发,巨舰行驶轻如鸿毛。朱子曾说过:“道有实体,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贬,语不能显,默不能藏。”钱穆先生言:“在理学家中,正式明白教人读书,却只有朱子一人。”有人将朱子的教学方法归纳为:对话法、讲授法、引导法、点化法、时习法、示喻法和感化法。我则总结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教育学习相长;致知笃行并重;课里课外结合。

朱子在书院教育还开创了会讲与升

堂讲学的制度。1167年,朱子造访湖南长沙,与张栻进行了著名的“岳麓会讲”。讲论涉及主题丰富,有“太极”“中和”“仁说”等等。讲论中争论激烈,门人范伯崇回忆:“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讲论氛围热闹,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风焉。”“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朱子修复白鹿洞书院后,又邀请与自己学术主张不同的陆九渊前来讲学,并让其打破惯例,留下提纲领刻于石。在武夷精舍期间,朱子曾言:“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朱子倡导的会讲与升堂讲学,打破了传统书院的门户之见,为不同学派的思想提供了学术交流、争鸣的平台,对探索真理、发展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优游山水,自然施教是朱子书院教育的另一特色。《礼记·学记》中言:“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朱子深以为之。在他心目中,教育是生命教育,亦即完善生命,提升生命。“天地大德曰生。”要让学子“读万卷书”,更要让他们“行万里路”。所以在书院的选择上,应是山水绝佳处。谈及白鹿洞书院所处地理位置时,他说:“山中间旷”,正学者读书进德之地,若领导访贤固心倡导,不以彼己之私介于胸中,则后生有所观法,而其败群不率者亦且革心矣。”办学武夷精舍,更是把整座武夷山作为教学空间,经常带领学生游历庐山秀水,从中领略理学的深刻哲理。

徜徉九曲溪畔隐屏峰下,环顾新落成的武夷精舍,朱子难掩喜悦,一气作“精舍杂吟十二首”。开篇曰:琴书四十年,几作山中客。一日茅栋成,居然我泉石。

武夷精舍在山中构仁智堂,左建隐求斋,右搭止宿寮。另辟竹坞,垒石为门,坞内兴观善斋,门面筑寒栖馆。山巅立晚对亭,临溪站铁笛亭,前山口拉起柴扉,挂上书院的匾额,至于饮茶的“茶灶”,就以溪中的一块巨石充当,上无片瓦半木……简陋如此却称精舍,原因除了朱子匠心独运,带领学子“勤工俭学”营建外,那就是书院所处的位置和精舍的象征意义:武夷山水人文精华尽在九曲溪,九曲又以五曲为胜,书院便坐落于此。人住的地方是宿舍,灵魂所寓当为“精舍”。

朱子拥有浓郁的书院情结。与他有关的书院有67所,成千上万的学生为他亲炙,据考证,正式注册有名有姓的就有488人。

书院与一般的官学和私学有何不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子认为“大学”乃“大人之学”;“明明德”指的是令人自身所具的美德显明;而“亲民”则为“新民”之义;那“至善”则指事物道理和道德的极点状态。这是儒家的“三纲领”,所说的是显明自身光明美德,由此推及他人,令其自我革新,以抵至善至美的境界。朱子从本体论“理”的高度论述教育:性即

理。人与物因其理各得其性,气以成形。现实中的人性总是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统一。前者浑厚之善,完美无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通本质;后者是天赋人性的综合体,善恶皆有,是人的特殊本质。一旦性为人欲蒙蔽,人性就成了人恶。但“人性可复”,一旦“去其质之偏,物欲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人就可以为善、为贤、为圣。“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教育的大本和全部价值就在这里。

基于此,书院强调教化,追求德行的圆满,人格的完善,心灵的高尚。钱穆说:“中国古代不言教育,而常言教化……孔门四科首德行,德本于性,明人而道天,由人文重归自然。此乃中国文化教育一项重大目标所在。”一句话,书院德育为先,“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

也基于此,书院不以科举考试为教育目的。虽然朱子本人是从科考中脱颖而出,虽然朱子的弟子不乏金榜题名

者,虽然他日后的著作成为开科取士之制,但朱子对科考的弊端看得很清楚:“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其技愈精其事愈甚。”他多次向朝廷建议,改革科举,提出由朝廷和地方联合选拔人才。他所从事的书院教育本身就是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和修正。

中国书院始于唐初,盛于宋朝,而朱子对书院制度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全面的。岳麓书院“忠孝廉节”的道德要求,《白鹿洞书院的揭示》中的教规等就是很好的例证。朱子书院主张大体可用“传道济民”来概括,即赓续道统、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书院的种种功能都是围绕传道而展开的。这是书院教育的重要功能,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的原因所在。

“四书道理粲然……何理不可容,何事不可为。”

事实上,朱子很多著述大抵因为讲学需要而作。他编的教材是成系统和配

套的。既考虑到受教育者年龄大小、身份不同,又考虑到不同学子禀赋差异,也注意到教材之间的平衡与衔接,还兼顾了儒家的经典与新近学术成果的关联。西方学者狄百瑞将朱子的教材分为十一项,针对懵懂少年到皇帝达官,应有尽有。

其中最朱子看重的当然是《四书章句集注》。朱子明确了新旧经典的内在逻辑顺序:先四书后五经,前者是后者的阶梯。而就四书内部体系而言,应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顺序来学习:“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

值得一提的是《朱子语类》。它是朱子与弟子问答语录的汇编,其范围广泛,涉及众多领域,展现了朱子宏大的理学思想体系,是“新儒学”的精华,仿佛是《论语》的新版。朱子去世后15年,弟子们就开始了搜集,直到1270年,黎

大山深处,这座叫“石垄”的小山村,住着十余户人家,几座石木结构的小土楼,散落在绕绕弯弯的梯田之间。这又是一座充满香韵的村庄,裁好尺寸的圆竹条随处可见,晾晒染过色的长短细香梗,简单铺在土楼过道上,猪舍旁和菜地里。少时,山里交通不便,电话不通,捎个口信也绝非易事。平时父亲忙于农事和营生活儿,加之路途遥远,去石垄,只能选定年节等特定之日方能成行。每次大老远过去,准能给伯父一家带去甚多欢喜,难得相聚,总要住些时日。

一家子拎着大包小包,清早出发了!走过村东头的石子路,便开始上坡进山。翻山越岭,走个三小时左右,到达“杖子湖”,此时的父亲,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反反复复提醒着,似给我们打气加油:“到了,就在前面。快到了!”再绕过几座小山包,来到一处开阔地,停下来做最后一次修整,顺便检查随身物什完备与否。每当这个时候,父亲会指着前方山脚处隐约露出的半截土屋,说:“就在那里了。”山里天气多变,经常云缠雾绕。咫尺之外,便是白茫茫一片,于是,半截土屋并非每次都能看到。山里人家养的鸡狗,倒野性十足,彪悍的叫声能扑出老远,清晰可闻。

伯父的土屋很小,矮三层,住着两户人家。木制楼板全然溜黑,连同黑瓦、黑烟囱一道,越发显得山里人家的房屋贴近自然。楼内、阁间与走廊很是拥挤,堆放着各类农具、瓜果种子和其他制香物什。土屋背山,出门几米开外,便是岗坡沟壑,楼侧辟有一小块晒谷坪,外围栽几棵果树,有梨树,也有柿子树,但似乎每次过去,很不凑巧,果树上只有高枝尚存偶落的几颗剩果。当我们在树下馋望着可人果实的时候,堂哥阿井已心领神会,如猴一般迅速蹿上树,立在枝杈上摇晃着,或找来一根竹子,攀到树梢上,精准敲个精光。果实掉落,虽有些烂果并不能食用,却满足了少年的童心,

乡村情怀

香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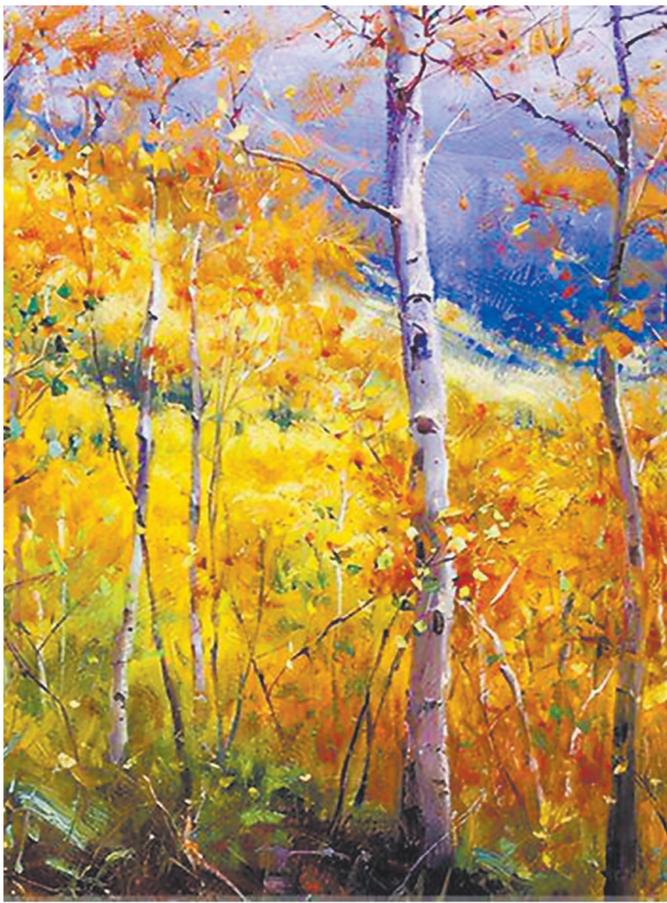
□朱定宝

欢声笑语,乐在其中。

做线香是四季的活儿,一年到头忙不停歇,天气好的时候,全家总动员,扛着工具,上山挖香头。材料搬回来之后,开始剁根碎片、剖竹条、晒竹丝、整料、做香、晒香等等,整套工序繁多而复杂。去伯父家,碰到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大量线香和竹料斜靠在门口,晾晒在墙角,一字摊开。大伯家的成品线香,除了担到周边圩市上去售卖,有时伯父和伯母也会每人肩挑一担线香,装在白色布袋里,往我们村挑来。一路沿村售卖,销售好的时候,到家时,两人的四袋子线香也都基本卖完或所剩无几了。遇到销售淡季,伯父伯母会在家里歇上一晚,第二天清早,母亲便会带着我,挑着没卖完的线香,继续去隔壁邻村范屋售卖。熟人常客,且诸多亲戚,于是每家每户分销起来,待早饭时分,我和母亲也空着担子回家了。亲戚们都在照着彼此的生活,那是山里人家的守望相助。

常年挖掘,近处已很难找到足够的香头,得往更远的大山深处寻找,在密林中披荆斩棘,抡起镐头挥汗如雨,当结束一天的活计,伯父喜欢光着膀子,独坐门口歇息,点起一根新制的线香,一壶茶,一个人,静静地守着,直到夜深。

一方一技,透过袅袅香韵,可以看到承载着一份坚守精神。



厦门有上李。它面向环岛路,背靠文屏山,左邻曾厝垵,右舍厦门大学,四周知名景区环绕,想不为人知,太难。

在上李教书期间,我更喜欢大海。那时,上李主街道虽已通车,但两旁的人行道还有一部分铺着沙土。闲暇时,我喜欢踩着这段土路,穿过环岛路,到海边小坐。涨潮时,海浪澎湃,海面缥缈,不知边界,以为身处世外仙乡,胸间全无俗世烦恼;退潮,则海面清晰,天空高远,心胸豁然开朗。如果天气晴好,阳光普照,蓝天碧海,渗入心底,更让人满心欢喜,不愿离去。

观海,我有固定点。环岛路下来,是铺满细细砂石的海滩,海海边有两块大礁石,经过海水周而复始的冲刷,早已失去野性的棱角,光坦圆滑像两张大大的石床。坐在上面,海风吹拂,时疾时缓,吹来浓浓的海的味道,凉飕飕钻进你的鼻,进入你的身体,消退你心中的燥热;风里还有调皮的小水滴来亲近你,跳到你的脸上、手臂上,即使独坐,

心灵驿站

在那海边

□朱忠甫

你也不会感到多么寂寞。

离这两块大礁石的不远处还有两块大礁石,只不过它们是高高耸立,退潮时,会现出脚下的滩涂,但涨潮时只会露出两个尖尖的棱角。那棱角呈灰褐色,棱角下部分由于海水长期浸泡呈深褐色,手摸在上面腻腻的、滑滑的。

上李海滩当时还没有建书法广场,软软的细沙上长着几棵棕榈树,树干光滑粗壮,只有顶上长着稀疏的枝叶,叶片虽在枝上密集成扇,却遮不了多少阳光。

寻找一座城市的舌尖记忆,或许可以从胡同里的一抹清香开始,感受一碗炆肉带来的烟火气。一座城一道小吃,那是挥之不去的炆肉味道,传承百年。

说起炆肉,莆田无人不晓,就连外地来的客人也都有所听闻。大街小巷,炆肉店随处可见,就是其他小吃店的厨师也具备为食客烹饪一道炆肉的手艺。

简单而又实惠的炆肉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莆田人的记忆,烙下满满的城市性格。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小吃。多数时候,人们对美食的依恋多半是思乡、怀旧,甚至是难以割舍的味道。那就来一碗热腾腾的炆肉来抚慰胃口,解一解满腔的思乡之结。

物资匮乏年代,猪肉是奢侈品,能吃上是口福。在乡村,猪肉的吃法不多,煮“肉片”是其中的一种。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肉片”的吃法变成“炆肉”。那时,一般是逢年过节才有炆肉吃。家里请师傅或帮工的时候,才会舍得炊干饭做炆肉汤,以招待师傅或帮工。若能吃上一碗炆肉,是人生的幸事,即使食材是“五花肉”,较长一段时间内,乡下就连喜庆的酒席,炆肉也是一道必不可少的荤菜。

从民间传统小吃到连锁门店的招牌菜,从特色美食到非遗小吃,一碗清爽淡雅的炆肉汤,流淌着人们对生活的眷恋和执着。

中午时分,小巷路口的炆肉店开始忙碌起来。简单的桌椅,洁净的环境,迎来一拨又一拨食客。

“两碗炆肉,加米饭”……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炆肉、米饭。食客顺手拿起调羹,来不及多想,便先舀块炆肉,嚼了起来。一口咬下去,蓬松、柔韧、爽口的片儿肉在口中产生软香的口感和味觉效果。那种浸透糖、酱油等调味品的腌制味,让人回味无穷。

百姓记事

炆肉

□易振环

食材是烹饪的前提条件。作为莆田民间一道传统的家常菜,烹调炆肉需先选肉料。最好选用质地柔嫩的新鲜猪肉,或者猪后腿上的瘦肉,选好肉料,用木槌捶打肉块,并将肉块切成薄厚均匀的肉片,然后放入拌有盐、糖、酱油的盘中腌制。约十分钟后,加入适量淀粉,用筷子搅拌或戴上手套抓捏,让肉片均匀地裹上淀粉,直至淀粉完全与肉混在一起为止。此时,待锅里的水沸腾起来,即可把肉片一块一块依次滑入锅里。肉片全部入汤,火势马上转大火。因为起初火大易导致先入锅的肉片先熟,影响后面的熟度和口感,所以要控制火候,才能让每片肉鲜美嫩滑。煮沸两三分钟,炆肉就可以出锅了。连同肉片和汤汁一起倒入碗中,再撒上备用的葱姜蒜和芹菜末、香菜点缀,一碗炆肉就做好了。若加点米醋,就更够味。

舀一勺汤,微微一抿,不油不腻,顷刻间触动味蕾,醇厚的味道顺着舌尖直达心田。夹上或舀片肉,放入口里,那鲜嫩香味才叫一个爽。因为肉质细腻,肉片超弹,嚼劲十足,口味独特,香而不腻,老少皆宜,往往让食客回味无穷。炆肉是一座城市的市井传奇,荡漾城市饮食文化的气息。若来莆田旅游的话,你一定要尝尝这里的炆肉。

茂盛的树木。黄金风铃木,叶子绿着绿着就让阳光染成金黄,枝条上会长出估摸两指长的荚,一串串的,体态匀称,或直条条,或顶端弯钩,挂在风中;黄花槐则开满一树黄花,偶尔还可见灰黑色松鼠,拖着长长的软绒绒的尾巴,在枝间攀爬跳跃;鸡冠刺桐,树皮黝黑皴裂,树干低矮,却结实有力,树枝如鸡冠四散并排向上挺立,枝条上开满婴儿小指般粉色花苞,绽放犹如蝴蝶伸展的翅膀大小,颜色粉红耀眼;此外,还有几棵锦叶槭仁、鸡蛋花树在自由欢愉生长。

这些低矮树木虽然形态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留恋大地,自己压着劲不想长高,只是将枝叶尽力伸向四周,尽量与大地保持亲密距离。不像美丽异木棉、火焰木志在蓝天,绷着劲向上向上,不断挑战自我。它们簇拥着榕树,给熙熙攘攘的看海人编织着一个安静之所,一个心灵栖息地。

诗路花语

雨(外二首)

□魏馨彤

今夜雨
下得有个预告
预告不止闪电的照
预告不止雷声的号

今夜雨
下得有个预告
一阵哗啦雨声飘
水珠小
甚至不能感受到
转眼
雨声小来雨也消

一阵哗啦雨声高
灯光下
大滴雨闪耀
转眼
雨声小来雨也消

今夜雨下得有个预告
正文终于来到
雨大声咆哮
空中的大声嚎叫
落地的大声吵闹
雨大滴落下
空中的用力舞蹈

落地的 用力奔跑

今夜雨下得有个预告
夜风在耳旁呼啸
我踏着雨的节拍
奔跑
大笑
雨中亦逍遥

运河依旧

故土山丘
且沿运河走
运河静静流
依稀少年游

烤红薯的坡地
起了钢筋高楼
摘槐花的水边
没了老树小坞
运河依旧

黎明将至

黎明将至
从今开始远望
不眠不休
长夜将尽
征途已在召唤

暗夜疾行
纵横旷古的大地
迎接荒谷的烈风
在山巅长啸破晓
天际渐白
荆棘尽斩

黎明将至